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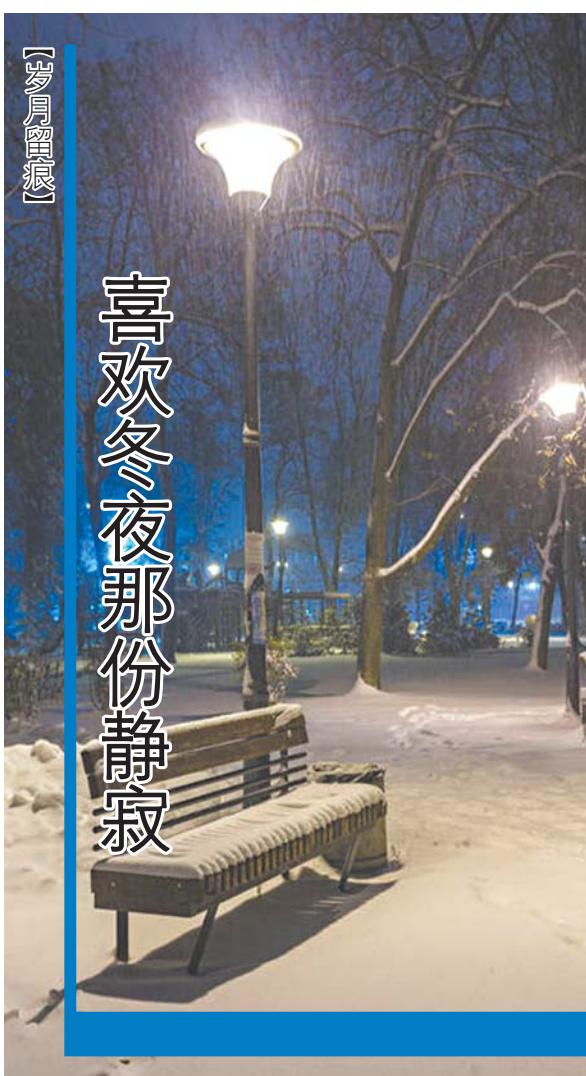
□许志杰

对于冬天的夜晚，似有一种很妙却也说不清楚的那种感觉。几年前写过一篇小文，题目叫《冬天的月夜》，回忆有些刺骨的风，呼啸着从北往南使劲刮，吹得那层薄薄的窗户纸猎猎作响，风再加一把劲儿，就会把窗户纸撕得七零八落。就在这时候，透过窗户的一个小孔，看到一轮明月悄悄爬上树梢，一会儿便来到头顶，周围布着无数闪烁的星，眨巴着明亮的眼睛，静静地望着我。村边铁路上驶过一列鸣着汽笛的火车，将夜空划破，呼啸而去，也带着我的梦想奔向远方。那是我父亲开着的火车，到了村头他就会长鸣三声汽笛，告诉家人，他回来了，然后我们就放心地入睡，等待着父亲天亮时回家。

这都是我小时候的真实景致，长大后经常萦绕脑间的幻觉和想象。虽然村边的铁路早在1983年就已经拆除，父亲早已退休，离开了他心爱的火车头，然而，喜欢冬天更喜欢冬夜的那份静寂却是永久的，甚至认为越冷越容易进入自己喜欢的意境，大地会更加静美，由远而近的火车轰鸣声和汽笛声更加嘹亮悦耳。其实，像父亲的火车那样穿过寒夜轰鸣而去令我兴奋的夜晚，一个冬天也就几次，更多的记忆还是渤海湾畔昌潍平原的寒冷、漫天飞雪、白茫茫的村庄，踏着漫过脚

【岁月留痕】

喜欢冬夜那份静寂



腕的雪地去8里外的学校上学。可我就是断不了对冬夜的情愫，以至今时每到冬天就去寻觅、幻想小时候的冬夜。晚上睡觉之前，把床头的灯打开，将要读的书放置枕头边，铺好被窝，然后带着一种美滋滋的向往去洗脸刷牙，意念中只有这样才是冬天的夜晚。洗漱完毕，来到床前拿起书掀起被窝躺下的那一瞬，奇妙得很。暖暖地裹在被窝里，仔细品读书中一字一句，读到会心处微微一笑，读到要紧处用红笔轻轻画上一道曲线，读到眼都睁不开了还不愿放下书去睡。读书的乐趣唯有此时最入心，实在不愿轻易放过。

想想还是因为过去家里家外太冷，养成的一种对被窝里的温暖小环境的向往和寻求庇护的弱势心理。那时候，父亲在青岛机务段开火车，胶济铁路上来回套跑，一个月回家不过两三趟。爷爷在张店机务段开火车，和奶奶一起住在张店，一年回家一两次。平时家里就只有母亲和因病卧炕八年的曾祖母带着我们兄妹，对外有一种很警觉的防御和敏感，每天天擦黑母亲就把孩子们叫回家，关上大门。吃过饭，一家人坐在烧得很热的炕头上，说说话，算着父亲是哪天哪列火车回来，然后就各自回屋睡觉。

即便如此防范，我们家院子里的生产队粮食仓库还是发生了一次被盗事件。我们家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，后来成立生产队，北屋八间正房的三间被征用为粮库。说是粮库，其实那时候的生产队也没有多少粮食可

存，就是储备次年的粮种，像麦子、玉米、大豆、高粱，以及不多的生产队备用粮食。春天开粮库的时候，我曾经跟着进去看过，好像也就三四个大瓮，分别装着一点粮食，还放着几样公用的生产工具。甚至，里边的老鼠洞比盛粮食的瓮还多。粮库被盗的那天晚上，风很大，几乎刮了一整夜。母亲说听到了一些异样的动静，起来看了好几次没发现什么，家里养的狗也没动静。早晨下了一层薄薄的小雪，母亲去扫雪时发现粮库被人打开了，当时是半掩着门，她立即去生产队报告了情况。然后是公安人员来了，查了半天也没结果，最后不了了之，成了一桩至今没有结案的无头案。后来母亲经常提起此事，她一直纳闷，粮库有两把锁，钥匙不是一个人拿着，怎么会同时开了门，把生产队留下的上百斤储备麦子偷走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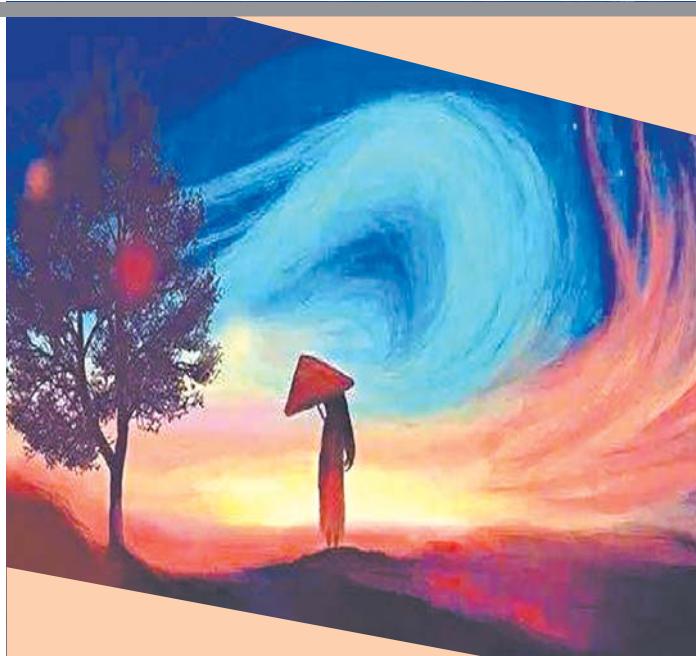
自那以后，每到冬天的夜晚，母亲关门的时间更早，还在大门里面顶了一根很粗的木头棍。的确，由于母亲严加防范，生产队的粮库再也没有被偷过。几年后生产队在外边新建了圆形的粮仓，房子物归原主，父亲主持将其改造成了哥哥的婚房。

在冬天静寂的夜里还发生过一件令我记忆颇深的故事，因为故事的主角是我。父亲对我和哥要求一直很高。因为“文革”和家庭出身的原因，哥初中毕业未能再读高中，但凭着之前的刻苦训练和天赋，在写字画画方面很有成就，并凭此脱颖而出，被破格征调到文化部门供职，虽非正式国家干部，却解决了工作和吃饭问题，父母很满意。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哥听从父亲的调遣，一板一眼按时完成作业的结果。我有些异类，知道父亲不是天天休班回家，对父亲布置的事儿总是算着日子应付了事。有一次演砸了，父亲提前一天休班，回家第一件事就是问我写完大仿没有，惊慌失措之下我脱口而出说写了。本想父亲问过就算了，不承想晚饭后父亲要亲自检查作业。谎言被戳破，父亲勃然大怒，立即对我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体罚。回头去想，日后我的毛笔字还算成型，多亏父亲采取的手段有效，此后我再未敢造次，一笔一画，按时完成父亲布置的写大仿作业。这事被我常挂在嘴上与父亲开玩笑，父亲从未当面表示过一丝的不妥，只是跟母亲说我还挺长记性，算是一种表扬方式吧。这是父亲的性格。

喜欢冬夜那份静寂，不仅有这些故事可以沉浸，我还裹在暖和的被窝里偷着看了不少父亲的藏书，包括《红楼梦》这样的“儿童不宜”，以及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等名著。这样的冬夜成了我看书最有效果的时段。庚子冬天，已看了几本好书，既有学者刘梦溪先生关于史学家陈寅恪的多种论著，又有师从钱穆先生，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成长起来的著名史学家严耕望的《治史三书》，以及国学大师饶宗颐的几本大作，如《文化之旅》《师道师说——饶宗颐卷》。不看先生的书不知道，原来刘梦溪、严耕望、饶宗颐这些著作等身的学者，不仅博通、专精，且有着极好的优美的文笔，遥远的历史、人物、文化，或生疏或生涩或拗口，在他们的笔下山花烂漫，全是故事，朗朗上口，所有词句都用得不偏不倚。

刘梦溪先生在《陈宝箴与湖南新政》一书中梳理了梁启超论读书的片段，“非读万国之书，则不能通一国之书”。梁氏硕学大儒，要求甚高，虽然不能遍览万国之书，却不能不通一国之书。中国之书典籍浩繁，遨游书海必择其最有效之捷径，启超先生认为“或读全书，或书择其篇焉，或读全篇，或篇择其句焉，专求其有关于圣教、有切入时局者，而杂引外事，旁搜新意以发明之”。能读全书的不舍一页，不能读全书的就择其一篇去读，读深读透，连一篇也读不下来的就择其一句，烂熟于心，信手拈来，可用可行。启超先生的读书法最适于冬夜里以慢慢享受的方式读书时用，一本书既可以一夜粗略翻过，也可以慢慢品读，上色入味。

入冬便盼着下雪。小雪节气的那晚，早早进了被窝，灯下读书。是夜，我读《刘禹锡诗文选著》，是父亲读过的一本1975年出版的旧书。扉页有父亲的手迹：“远富近贫，以礼相交天下少；疏亲慢友，因财而散世间多。”核对了一下资料，这是一个叫鄂比的人送给他的好朋友曹雪芹的一副对联，不知道当时父亲为什么要抄这副对联于其上。掩卷而思，好似又听见了村边三声火车汽笛声，那是我父亲开着的火车……喜欢冬夜那份静寂，因为这个时候能听见父亲开的火车从耳边驶过。只是现在的冬夜已经没有小时候那样静寂了，很多声音有些走形，很多映像开始模糊。看到刘禹锡诗言：“君看渡口淘沙处，渡却人间多少人。”恰如其分。



【人生随想】

你了解自己吗

□刘荒田

哪怕你坐七望八而脑筋一点不糊涂，能写洋洋万言的救世宏论，可敢回答一个问题：了解自己吗？不可能一点也不了解，但是，透彻吗？可预测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走向吗？姑且拿以下一个例子做检测：一件最近不知怎么喜欢得不得了的东西，或人或书或风景或游戏，这“喜欢”可延续多久？何时兴味索然？何时掉头不顾？我承认，无时无刻不与之周旋的“我”，亲密无间的“我”，依然看不透，难以完全把握。

我常常被“习惯”钳制。一些极细微的内心反应，使我警觉这一偏差。在家里，有许多年，都是老妻替我盛饭、舀汤，我坐在扶手椅上当大爷，没感觉有什么不对。直到一天，她不理我空下来的碗。我一惊，什么不对呢？生气了？抗议了？心里冒起极微妙的“耿耿”。加以检讨，遂为自己的岂有此理吃惊。推想下去，一位素来豪爽的朋友，每次上茶楼和咖啡馆，埋单非他莫属，谁去抢都自讨没趣。久了，单子放在桌上，所有朋友都不碰，有他呢。许多年过去，现代信陵君突然不请客了，要AA制，一众老友表面唯唯，背后骂他，哼，翻脸不认人，从前我们捧他的场，都忘记了。还有，你20年来资助一位亲戚，直到他的孩子自立，你停止了，怨言随之而来。原来，“升米养恩，斗米养仇”这一古谚，不是揭示表面的世态炎凉，而是指向普遍的人性——一旦成为习惯，就变为理所当然，若它突遇阻碍，被骤然改变，梗在人心那点“叽咕”，即鲁迅所说的“皮袍下面藏着的‘小’”就膨胀，若不及早省察、纠正，它迟早会吃掉理性。

我常常被“一眼看到”所误导。有一次，坐巴士经过陡坡，单线车道上停着一辆厢型车，连紧急停车灯也没打开。巴士过不去，停在它后面。司机不急，乘客们开始抗议。我的座位靠近司机，我火气越来越大，对司机嚷：等什么？报警嘛！后头的乘客说：对，没一点公德心，派拖车来拖走。司机摇摇头，只按了几下喇叭。我转而责备司机：你上班按小时算，当然不在乎，我们都要赶路呢！司机对我解释说，一般情况下，人家是有十分紧急的事，见多了。果然，一个年轻人背着老人从屋内出来，放进车里，对巴士司机打了一个抱歉的手势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爸摔了。”年轻人把车开走，乘客们都沒说话，我也是，但在心里对司机说：错怪了。

我常常被“激情”所蒙蔽。把壮观的涨潮视作天长地久，而忽略退潮以后的荒芜。或者轻看余烬的能量，没有想到它有一天在风里复活，哪怕为时不久。

我常常被记忆所欺骗。不晓得出于视角和见识的局限，铭刻于心的映像未必是真实的。我曾咬定，50多年前一次集会上实现最具戏剧性的翻转，将斗人者变为被斗者的主角是A。事过30年，我邂逅A，向他求证，他否认。我暗里讥笑他逃避历史责任。再过20年，才辨别清楚是另一位。他和A之所以被我弄混，因其都是军人子弟。

尼采说：“人对自己了解到什么程度，他对世界也就了解到什么程度。”他的意思，该不是指了解自己等于了解世界。而是指：审视自我、解剖自己的能力越高，认识外部世界的把握越大。自恋、自我中心、自我膨胀的人物，和自省恰是南辕北辙。

原来，孔夫子的从心所欲、不逾矩，是以“了解自己”为前提的。假若连“欲”的边界也懵然，诸如喝酒，几杯为度，几杯会烂醉，“不越界”从何谈起？